



某一类事件适合在黄昏发生，并且总会有一些红男绿女出没其间。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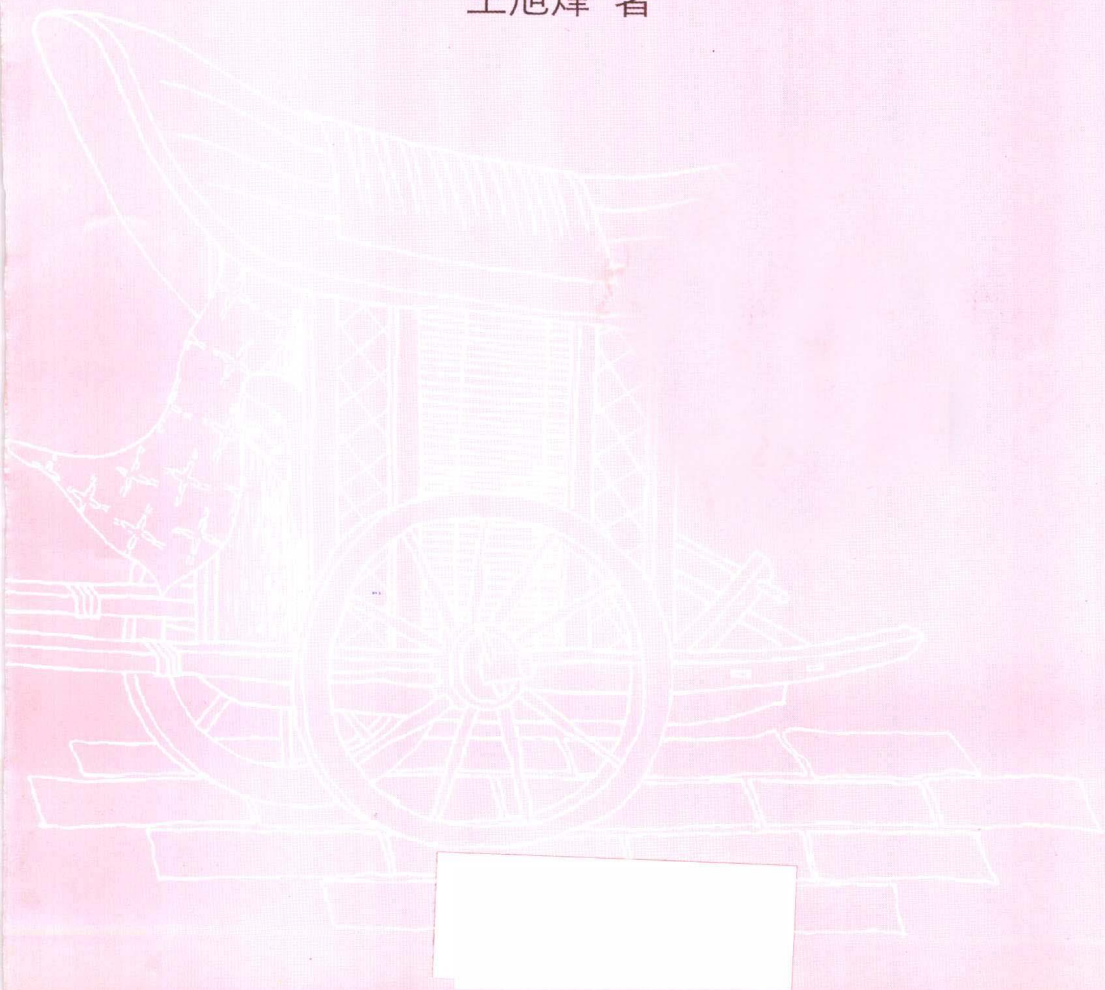
# 绿衣人



王旭烽 ●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绿衣人

王旭烽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衣人/王旭烽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ISBN 7-5404-3132-6

I.绿...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8305 号

## 绿 衣 人

王 旭 烽 著

责任编辑:曾玉立

管筱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印刷

\*

200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25

字数:175,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04-3132-6

I·2030 定价:18.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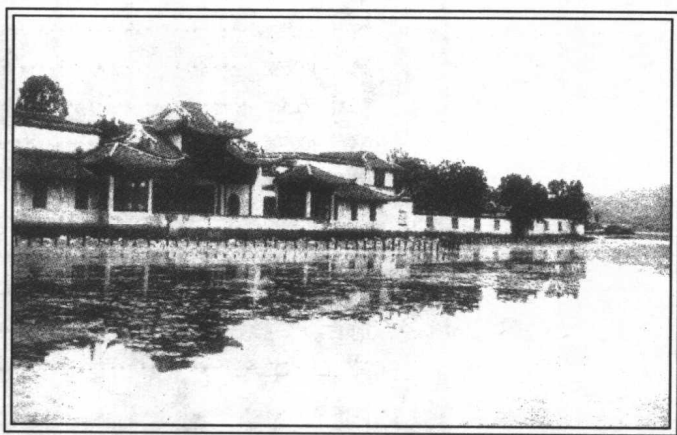


王旭烽，女，祖籍江苏徐州，出生地浙江平湖，自小在浙江富春江两岸迁徙，童年随父母入杭，从此与西湖作伴，求学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系，少年时沉醉于音乐，后转而文学，又转而茶文化，曾供职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文学生涯二十余年，杜鹃声里，烟雨楼中，遂成文字，凡四百余万，其中十年一剑，磨得《茶人三部曲》，前二卷《南方有嘉木》及《不夜之侯》，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对茶文化及浙江、杭州地方文化史情有独钟，有多部小说随笔及史话问世。

《绿衣人》为作者最新撰写的长篇小说。

MAY 2016



故事发生地——刘庄。



#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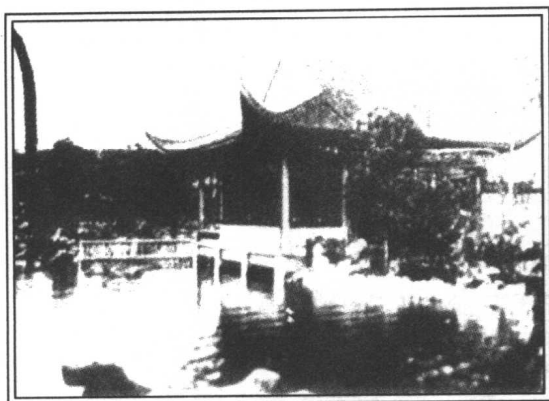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	5
第二章 .....	9
第三章 .....	15
第四章 .....	21
第五章 .....	29
第六章 .....	34
第七章 .....	39
第八章 .....	49
第九章 .....	57
第十章 .....	63
第十一章 .....	71
第十二章 .....	77
第十三章 .....	81
第十四章 .....	85
第十五章 .....	96
第十六章 .....	102
第十七章 .....	106
第十八章 .....	114
第十九章 .....	119
第二十章 .....	127
第二十一章 .....	132
第二十二章 .....	136

# 录

---

第二十三章 .....	144
第二十四章 .....	151
第二十五章 .....	154
第二十六章 .....	157
第二十七章 .....	161
第二十八章 .....	165
第二十九章 .....	172
第三十章 .....	179
第三十一章 .....	184
第三十二章 .....	189
第三十三章 .....	196
第三十四章 .....	203
第三十五章 .....	208
第三十六章 .....	213
第三十七章 .....	216
第三十八章 .....	224
第三十九章 .....	230
第四十章 .....	237
第四十一章 .....	243
第四十二章 .....	249
第四十三章 .....	253
第四十四章 .....	259



故事发生地——刘庄。




## 第一章

某一类事件适合在黄昏发生，并且总会有一些红男绿女出没其间。因此，二十一世纪初年三月的一个傍晚，陈子虚被姚亦安从下榻三天的西湖国宾馆拉出，共赴郊外一睹芳容，几乎可以说是合乎常情的。

姚亦安刚从报社发稿回来，便坚持要陈子虚陪他到国宾馆对面的一家名叫“香薰护发”的美发屋打理头发。姚亦安不停地搓手，像一头激情萌发躁动不安的兽，来回地在陈子虚面前晃来晃去，念念有词：“绝代佳人！绝代佳人！绝代佳人！”

姚亦安是在赞叹美发屋里的那位美人。他自己倒和俊男完全无缘。小个子，鬃头发，一脸细胡子，曲卷着随处生根，面孔晦涩暗淡，让人怀疑他早晨起来忘了洗脸，或者昨天夜里根本不曾入眠。他的袖口和领子长期以来黑乎乎一片，再欣赏他的人也没法把他的不讲卫生赞美成落拓不羁。要是做个类比，在现代，他或者就像是一个塔利班，在古代，那就简直是一个游方的番僧了。

但事物的总量总是平衡的，面目有多丑，嗓音就有多美，嗓音有多美，语言功力就有多深。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姚亦安总能让女人们笑起来，而且他还有一种本事，通过他的言说，把所有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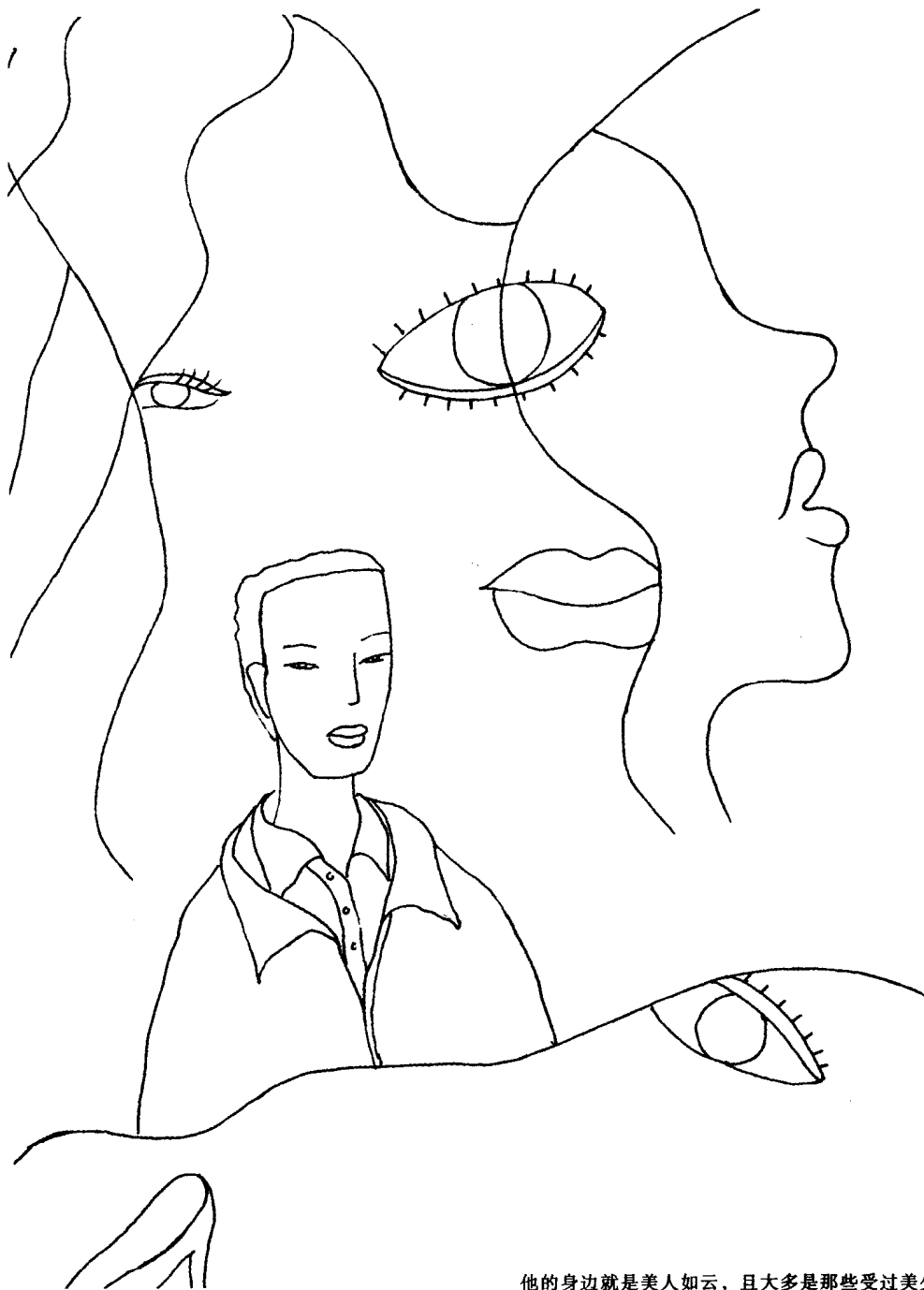
遂的男女情感点金为石，最终成为一场色欲游戏。对那些都市佳丽小资女性而言，他致命的杀伤力竟然是他的形式。一切的短处化为长处，他丑丑地深沉着，哲学着，艺术着，偶尔模仿电影译制片配音，一声“简，是你吗”，那罗切斯特式的苍凉迷茫，能炫死一打白领丽人。

因此，其貌不佳竟然成为姚亦安的看家本领。他的身边就是美人如云，且大多是那些受过美少年伤害的美人，这就是有安全感的男子的最大优势。酷男美少们拿他没一点办法，便给他下了个定义：“业余女性收藏家”。


姚亦安的业余收藏也是有其特性的，他重点关注的对象是风尘女子，热爱“坏女人”，在另类上下功夫，迷恋有毒的鲜花和化成美女的蛇。可以说姚亦安是一点也不掩饰他的这一大特点的。虽然他早有了固定的女朋友——正在攻读园林史的博士才女朱静，但并没有妨碍他做许多女子的知心哥哥知心弟弟。她们来自各个社会领域，有一两个被人包起来的“二奶”，三四个想嫁到国外去的少妇，五六个以前是“湖边流莺”、后来成了良家妇女的女人，七八个从前是良家妇女、现在成了“湖边流莺”的女子，还有十来个红杏出墙或者时刻准备红杏出墙的怨妇。她们中的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掏钱请姚亦安喝酒、泡吧、彻夜长谈。他也很高兴与她们聊天、倾听，甚至利用宝贵的午休时间陪她们上街购物。他的小眼睛躲躲闪闪，暖暖昧昧，情意绵绵，体贴入微。而每当故事发展到紧要关头，再推进下去天就要塌下来的时候，他便陪着他的固定女友朱静，浮出生活的海面。

陈子虚作为低姚亦安两届的校友，虽然与姚亦安不是一个专业，但很了解姚亦安的热情。在什么美发屋之类的场所发现一个“美人”，对姚亦安而言，是很正常的事情。

陈子虚了解姚亦安，所以并不愿意处处迁就他，尤其是在当下



他的身边就是美人如云，且大多是那些受过美少年伤害的美人，这就是有安全感的男子的最大优势。



时刻。他有他自己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解决——明天就是3月11日，就是雷峰塔地宫发掘的日子！版面虚席以待，就等着他的米下锅，而他和以往一模一样，还没找出一篇稿子的报道角度。陈子虚想，我都急疯了，他却跟我谈什么绝代佳人！

陈子虚在报社的地位和姚亦安从本质上不一样。姚亦安是正式的报社在编人员，陈子虚严格意义上说却尚属校漂族，承蒙朱静介绍才和姚亦安挂上勾，经他介绍，又到报社打工。半年下来，子虚深感他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相看两厌。他在校时读的古汉语文学专业在报社基本就用不上，报社从上到下对他的能力也表示了深刻的怀疑。陈子虚心里明白，这次报道雷峰塔地宫挖掘，也算是他最后一次买卖，若实在不行，他只好打道回府，另谋生计了。

所以秀色可餐对陈子虚而言是不现实的，他婉言谢绝姚亦安说：“我真没空，明天的报道，我还没有一篇成型的思路。”

谁知姚亦安突然正色说：“你别拿明天的事情来堵我的嘴，这事绝不能怪我。实话跟你说，你天生就不是一个做媒体的料。”

这就是姚亦安的风格，他对女人有多温柔，对男人就有多严酷。

陈子虚怔了一下，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书生，这句话他就听进去了。但他的应变能力总是跟不上他的感受，好一会儿，他才迟疑地说：“这话我听人说过。”

“那可不是我说的。”姚亦安机灵极了，立刻堵住陈子虚的思路。

“你不说我也知道，我本来可以不跟你一起来这里的，报社已经准备让我打道回府了。其实何必呢，直说让我走人就是，偏偏来这一套，搞得好像很人性，当我傻子。”


陈子虚沮丧极了，他终于发起牢骚。他的面前一片渺茫，怅然若失的感觉浮了上来。

## 第二章

三天前，陈子虚送女友叶惠红去上海实习的时候；正在法学院读研的未来的女律师坐在窗口，就是这样语重心长地对陈子虚说的：“陈子虚，跟你说句肺腑之言，你真不是做媒体的人。”

严格地说，女友应该是前女友了，汽笛一声肠不断，前女友离去时陈子虚松了口气。叶惠红是他刚进报社时由姚亦安介绍给他的，其实他们在学校也面熟，只是点头之交罢了。叶惠红属于骨感美人类型，下巴朝天，看上去冰清雪傲，陈子虚不知道姚亦安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一百竿子也打不到的女生介绍给他。陈子虚也不理解，为什么姚亦安在对待陈子虚和叶惠红的问题上，表现出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自信，仿佛他是《孔雀东南飞》时代的焦仲卿刘兰芝的父母，又仿佛叶惠红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林妹妹，屈尊与不是宝哥哥的陈子虚对付，陈子虚惟有皇恩浩荡。

叶惠红话不多，常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陈子虚，那就是在用阅历的风霜严酷考验陈子虚这样的感情世界温室里的花朵。陈子虚属于书呆子类型，小镇上的书香门第出身，并没有在杭州这样的温柔富贵乡花柳繁华地的都市色欲中浸泡过，哪里真正见识过这样历练的女生，不知道该拿这个冰美人如何处理。第一眼见到她，心里又



怕又激动，第二次见面怕就变成了犹豫，第三次见面陈子虚再是一个书呆子也已经明白，她不但眼中无他心中也无他。

内心敏感的人大多是怀疑主义者，子虚只是外表谦虚，他拒绝人很快，接受人并不容易，所以他准备打退堂鼓。但内心敏感的人往往又缺乏当机立断的手段，所以怎么讲，跟谁讲，什么时间讲，犹犹豫豫，又拖了一段时间。跟姚亦安讲当然是最方便的，他们就在一个编辑部里。但叶惠红三天两头给姚亦安打电话，姚亦安俨然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生教父，声音如天鹅绒表情如第三者，让陈子虚觉得没法跟他开口。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心头一热，最后犹犹豫豫地给朱静打了一个电话，他想或许她能够帮助他廓清这个问题。但朱静很惊讶地说：“你怎么啦？叶惠红是校花啊，多少男人在追她！你怎么啦？你们男人不是都喜欢美女吗？”

陈子虚咕哝了一下，才说：“我觉得还是……不那样更好……你知道，不那样我会……轻松一些，轻松一些……”


“不行！”朱静就在电话那头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好不容易给她找到了一条出路，我希望你能够配合姚亦安。看在他介绍你工作的分上，你必须接受这个烫手的山芋。”

陈子虚也是好不容易才弄明白这烫手山芋的来龙去脉。原来叶惠红小姐前不久刚刚从一场第三者的角斗中惨败出局，那男主角就是她的导师。这事情极其秘密，但姚亦安凭着他那警犬般的嗅觉，还是立刻洞晓了这场风流韵事的相关细节。接下去是老节目，倾听，劝慰，在眼看着叶惠红不移情别恋就有可能悬梁自尽的危急关头，当机立断地把陈子虚这只盘子托过来接上。朱静一开始并不赞成这样做，她和叶惠红完全是两类人，所以不理解痴情的人怎么可以调转脑袋就随他人。但姚亦安用海明威的例子打倒了朱静，姚亦安说：“海明威一生为什么要结四次婚，那是因为他意识到，所有人的问题，最后都得靠人来解决。谈恋爱也一样，失恋的最好出路就是再谈一次恋爱。因为绝大多数人在青春时代，都是因为爱上了谈





叶惠红属于骨感美人类型，下巴朝天，看上去冰清雪傲。



恋爱，而非恋爱对象。也就是说爱上那种男女之间的形式，而非内容本身。”

姚亦安的话朱静绕来绕去也听不明白，但她知道叶惠红一天不转移就一天不停止纠缠姚亦安，所以朱静最后同意了让陈子虚垫背。这两个人接上头，好不容易安静几天，岂能再让叶惠红杀回马枪捣乱。朱静在电话那头发急地说：“陈子虚我警告你，叶惠红别看是个学律师的，她可有歇斯底里症，这半年搞得我和亦安精神几乎崩溃。好不容易你接上了，我看得出来，她是喜欢你的，你们就继续喜欢吧，直到她不喜欢你为止。”

陈子虚说：“……我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不喜欢我。”朱静想了想，突然说：“你们来电吗？”

这句话实在不应该从朱静这样的才女兼丑女嘴里吐出，但陈子虚也只得迎头接上，他头冒大汗，脸都红了，说：“不。”

朱静在那头沉默了片刻，说：“我明白了，少则三月，多则半年，必见分晓。”

朱静绝顶聪明，就是在预测人的命运上也是出类拔萃的。果然半年之内，叶惠红离开了他。这次陈子虚送叶惠红去上海实习，在车站就看到了那位导师。是导师给叶惠红介绍的实习地点，导师亲自送她去上海。也许他们重归于好了，陈子虚就是他们冷战时期的空旷地带三八线。但陈子虚并不因此而有什么难过。从陈子虚方面说，他对叶惠红也实在是力不从心。他就是那种接受敏感反应迟钝的人。他总是慢半拍，而且心不在焉。他做媒体，确实不太合适。

陈子虚在为什么沮丧的原因中排除了叶惠红。然而沮丧还是事出有因的，原因就躲在情绪的背后，那么便是因为工作了。但陈子虚其实正在暗暗盼望被炒鱿鱼的那天到来。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在小报当记者更让人尴尬困顿的事情了吗？陈子虚想，在小报混饭吃，本身就充满一种挣扎的、落拓的人生的失败感，就像民国初年

那些穿竹布长衫的小知识分子，像鲁迅先生笔下的范爱农、魏连没、涓生。

不过此刻陈子虚不想让自己的沮丧表露出来，他勉强挺了挺胸，说：“这一回我可能会成功。”

姚亦安一个台阶也不给他下：“从去年报道雷峰塔工程奠基开始，我给你多少机会。你所有关于雷峰塔的稿子都给毙了，还害我半夜三更替你救场——算了，你报我一恩，让我陪你上美发屋，我们两清。”

子虚一边敲打着手提电脑一边说：“等我把这篇稿子写出来。我觉得这一次我有机会了。你看看这个标题怎么样：《倘若白娘子从地宫中跳出……》你觉得怎么样？明天大家都玩实的了，我偏来虚的，也许我这一篇稿子能让老板对我刮目相看。”

姚亦安毫不犹豫地关了他的电脑：“实话跟你说了，你把所有明天就想见报的稿子都拖到明年再发也不迟，甚至后年再发也不晚——甚至永远不发也没关系。总而言之，你把一家市井小报当作一家纯文学刊物——你怎么啦，真的失恋了？”

陈子虚的表情让姚亦安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已经在这位师弟身上留下了印记。陈子虚摇摇头，没有，没有失恋的感觉。他能记得，在那天下午火车站的整个送行过程中，他陈子虚基本上就担任一个搬运工的角色，叶惠红对他爱理不理，他倒也没有觉得尴尬。他甚至还有一种盼望着什么、迎候着什么的心情，好像他不是去送人，而是来接客一样。难道那也算是恋情吗？不，他不觉得自己失恋。

那么，除了女人和工作之外，他还有什么可以怅然若失的呢？他断定那种与什么擦肩而过的相见恨晚的情愫，就是在火车站发生的。他仔细回忆，想不起来他在火车站遇到过什么人。他记得从月台出来夜色已至，车站灯火通明，他的思绪在出站口处打了一个顿，一些时髦女郎，一些打工妹，其余的人他都忽略不计。没有他